

伊朗库尔德女权活动家：大家一直预言，下一场一定是女性革命

“和过往相比，政府更弱了，他们腐败、没钱，也逐渐丧失了民心和信任。”



2022年9月23日，柏林，示威者剪掉头发以示对伊朗妇女的支持后，一堆头发放在Mahsa Amini的照片旁边。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同时》 | 2022-09-26

【编者按】：库尔德族头巾女孩阿米尔之死引发的伊朗街头抗议，到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十天。日前，《同时》访问了伊朗库尔德左翼活动家Parva（化名），她曾经生活在德黑兰，活跃于女性主义、劳工和族群议题等众多领域，近年移居海外。访问中她向人们解释，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哪些人在街上抗争，以及技术和社交媒体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本文乃《端传媒》获《同时》授权转载。

（《同时》是一个自媒体，关于抵抗的自我教育，也是大家努力保持联结的组织尝试。）

1

杀死Mahsa Amini的所谓“道德警察”，在夏天是最活跃的。因为在酷暑的时候，女人们自然想要包裹得更少一些。于是他们就会在这时候频繁抓人，夏天就是针对女性的暴力频发的时候。

要理解这场起义，我需要跟你们讲一些重要的背景。

杀死Mahsa Amini的所谓“道德警察”，在夏天是最活跃的。因为在酷暑的时候，女人们自然想要包裹得更少一些。于是他们就会在这时候频繁抓人，夏天就是针对女性的暴力频发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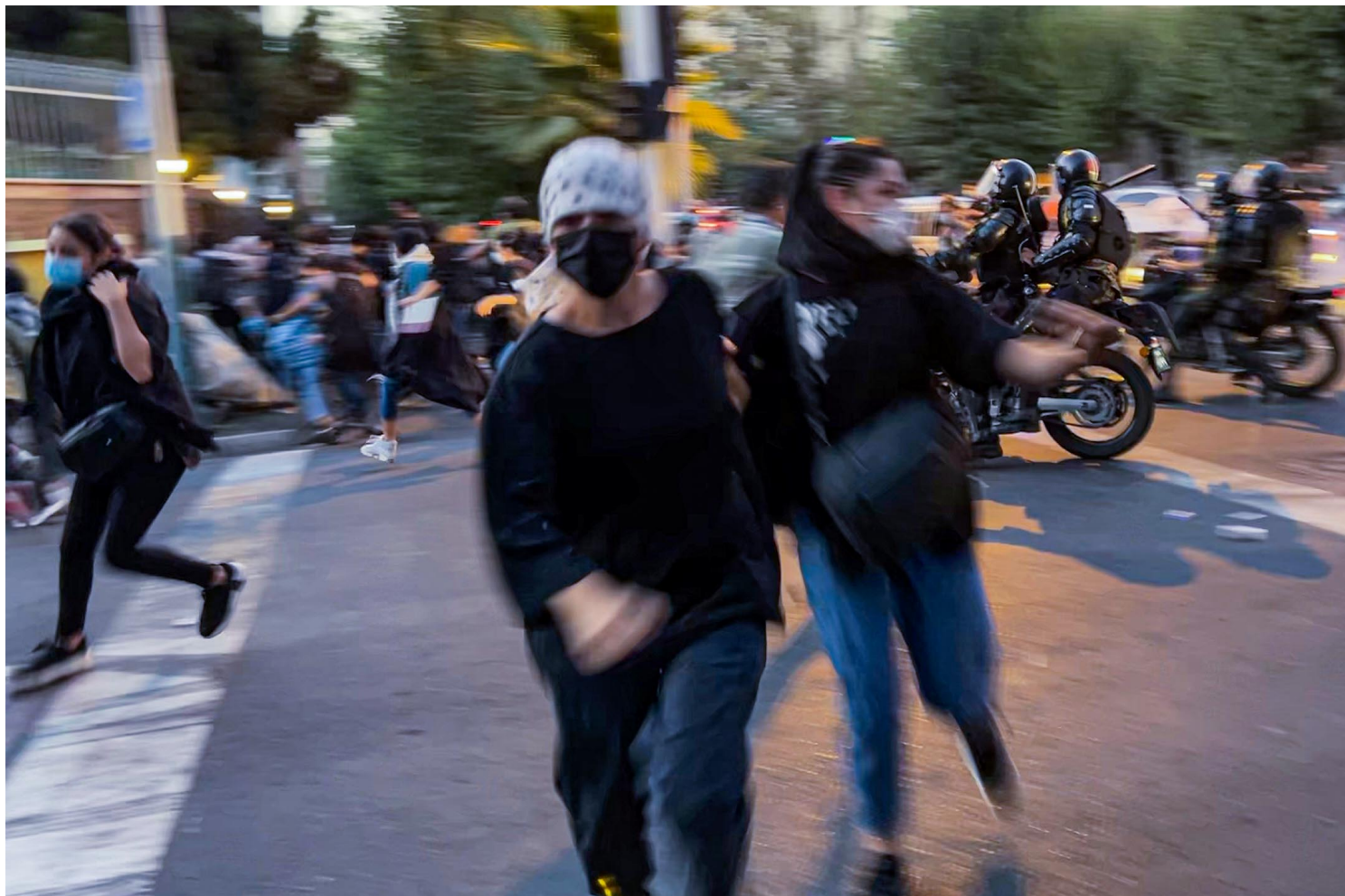
这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件，我们可以一件件理一下：起初是一个视频，在视频里一个母亲挡在一辆警车前，冲里面大喊说我女儿病了，不要带走她，然而道德警察无动于衷，最后母亲眼睁睁看着他们开着车戴着女儿从她面前离开了。这件事情在社交媒体上发酵了很多天。

接下来是另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叫Sepideh Rashnu，在政治领域比较活跃，是一个艺术家和诗人，也是一个左派。她有一天在大巴上摘掉了自己的头巾，另一个女人——很显然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坚定捍卫者——开始用手机对准她录视频，同时对她大吼：“你的头巾在哪！你是这个国家的敌人！”这个女孩反过来拿着自己的手机拍下了对方的举动，她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大肆传播，然后她就被捕了。在她被捕一周后，她出现在了电视上向公众忏悔。所有人被那个忏悔的镜头震惊了，很明显她在里面受到了虐待，她的脸上还有伤痕，她忏悔的语调非常悲伤。大家无比担忧，想象着她在里面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折磨。那段时间，伊朗人在推特上都在讨论这件事。

第三件事是在两周前，一个库尔德城市的女人，她的邻居试图强奸她，她报警后警察并没有赶来营救，于是她从自家的窗口跳了下去，当场死亡。这也是非常轰动的一个事件，在库尔德地区，人们即刻走上街头开始了抗争。

这一件又一件事情，把人们愤怒的情绪推向了顶端，Mahsa的死亡只是最后的爆破点。

在她葬礼的那一天，就在她即将被下葬的瞬间，在场的**所有女性突然摘下头巾，抛向了天空，开始喊出在这场全国起义中最著名的口号：“WOMEN！LIFE！FREEDOM！”（“女性！生命！自由！”）**从那一天开始，人们被点燃，德黑兰的民众走上街，库尔德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大规模的抗争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遍及各地。



2022年9月19日，伊朗德黑兰，人们在街头示威中，抗议Mahsa Amini被道德警察逮捕后死亡。图：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

一直以来，大家都在预言，下一场革命一定是女性革命，女性被压迫得太严酷了。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外，它的的确确是一场女性革命。

在国际制裁下，这些年伊朗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糟糕，尽管不同的群体都处在困境之中，女性的问题则是最严峻的。设想一下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工人阶级，你受到压迫，如果你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族裔你受到额外的压迫，如果你还是非什叶派，那你的压迫雪上加霜，而在这一切之外，如果你不幸还是个女的，那

你就是最最最底层。这就是为什么在反对这个压迫性系统的时候，女性的声音是最响亮的。无论在社会的哪一个阶层，与和她们处在同一位置的男性相比，她们都遭受更多的压迫。

在伊朗，我们有很多的女性权益组织，也经常会有关于社会工作者的会议讨论各个阶层妇女问题。不过这些民间组织处境都很脆弱，随时可能被关闭，活动家也都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在这次抗争开始后，一些库尔德地区的女权主义组织的活动家在过去几天被抓捕……不过，这次运动我不认为是这些组织在推动，反而，它们大都在跟随民众的运动态势。

对于我来说，这次事件会同样点燃伊朗社会整体男性的愤怒，是有些出乎意料的。最近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男人的电话录音。这通电话是伊朗国家安全部门打的，说我们发现你参与了最近的抗议行动，我们有拍摄到你的影像记录，请你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回答一些问题。这个男人极度愤怒地对电话那一头怒吼，“我妹妹在那段时间也在德黑兰，这件事同样可能发生在她身上！你们可以就那样轻易地杀死我妹妹！我可以理解她们的处境！我在做对的事情，我不为我做的事情而感到羞耻！我今天也会上街，明天也会上街！”伊朗男性对这件事的共情程度的确让我觉得震撼，这些年来大家都有很多困境，这些抗争也都带着自身的困境和议程，不过女性问题的的确在这个时刻表现为团结所有那些困境的集合。

伊朗这些年里发生过很多跟女性相关的抗争，一些跟全球女性觉醒运动有联系，一些没有。我们也有MeToo运动，但是更多发生在精英领域，针对那些艺术圈、政治活动圈的名人，并没有影响到整个社会。2018年非常有名的事件，伊朗女权活动家Vida Movahed站在德黑兰“革命大街”（Enghelab Street）街头的电信箱上，用一根棍子挑着自己摘下的白色头巾，抗议伊朗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规。在那之后，有很多女性加入了这个公共抗争序列——在街头公然摘掉白色头巾并悬挂起来。

这系列抗争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广泛关注，后来被命名为“革命大街上的女性”，就在近一周，2018年这场反强制头巾令的公共抗争中第二个站出来的女权活动家Narges Hosseini在伊斯法罕省被抓捕，现在被关在Kashan监狱，她在2018年就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在过去五年来，伊斯兰共和国给伊朗反对强制头巾的妇女判处的监禁时间加起来有92年。在近日这场起义开始后，数十名伊朗知名的活动家被任意拘留〔司法系统批准“预防性拘留”〕。

一直以来，大家都在预言，下一场革命一定是女性革命，女性被压迫得太严酷了。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外，它的确是一场女性革命——女性是运动舞台上的主角、女性在领导这场革命的方向，跟以往每一次抗争相比，这次女性走上街头的数量都要更多。它在意料之中，却是历史上头一次。





2022年9月21日，一名居住在土耳其的伊朗妇女在伊斯坦布尔的伊朗领事馆外剪掉头发，为Mahsa Amini的死抗议。摄：Murad Sezer/Reuters/达志影像

3

之前的抗议中，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和工人阶级的抗议往往是分开的，但这一次所有人都上街了，这次，甚至来自小城市、保守地区的人，不同民族的人，都在为不同阶级的人奔走呼喊……从抗争地图上看，库尔德地区的起义是更密集的。

人们说这次抗议没有领导人，也没有代言人，是有自由思想、社会主义倾向的不同人群的混合，没有特定的党派或运动领导人在其中有明确的议程。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想要民主，想要世俗主义，但是除了这些基础面以外没有谁提出特别明确的政治诉求。

这几年的伊朗，从2017年开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开始有各种各样激烈的抗争，工人阶级的、女性运动、气候（一些地区严重缺水）抗争、少数群体的抗争，这些年一个有一个抗争持续累积的过程，是不同被压迫群体团结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建立共识和相互理解的过程，“现在我们也感受到被压迫了，更能理解其它群体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是什么感受了”。在2009年绿色革命时期，抗争的人们绝不会说，我们也要把注意力放在边缘群体上，看看他们的处境是怎样的。

之前的抗议中，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和工人阶级的抗议往往是分开的，但这一次所有人都上街了，这次，甚至来自小城市、保守地区的人，不同民族的人，都在为不同阶级的人奔走呼喊。德黑兰北部的富人社区和南部贫民社区的人都走上街了。这些年来，不同的边缘群体和边缘处境在舆论场上得到越来越多的目光，人们也越来越团结了。

从“绿色革命”起，每一次的抗争都有所变化，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朝着目标前进一步，街上的口号变得越来越激进。从前只是提出要政府内部改革，或是希望从草根开始改变，只要有一点改变就好，而不是改变这一切。那个时候如果你在街上喊打倒独裁者，没有人会跟着你一起喊，但是今天这变成了街上最常听到的口号。

伊斯兰共和国一直以来很刻意地抑制库尔德地区的发展，在经济上和教育上都有意让那里维持在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所以那里的性别意识也相对落后。但是，库尔德地区这一次比其它地区更有组织一些，它们一直以来有抗争传统，社会非常政治化，因为比起其它地方，库尔德人会觉得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外人”，他们一直在一种准备反抗的状态中生活。而比如像Mashhad这样的什叶派圣城，那里的人抗争的历史要短得多，很多年来他们一直都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政权，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要在内部寻求解决”。

但另一方面，库尔德的家庭结构也很传统，甚至很多地方社会还以部落的形式存在。你在那里动员一场罢工/罢市，是很容易的，马上人们都会响应，所以从抗争地图上看，库尔德地区的起义是更密集的。我在库区的成长经验是，那里的男性普遍非常反感伊斯兰共和国，对少数民族在伊朗受到压迫问题的意识有很强烈的意识，不过那里也是父权社会很顽固的地方。但尽管如此，他们可能在家里非常父权，但是他们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对女性的施暴。

即便是社会中那些虔信者，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不像这个伊斯兰政权所宣扬的伊斯兰教那么古老和保守，他们在很多方面并不能认同这个政权所宣扬的东西，尤其是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从属位置等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伊朗民众远远比他们的政府要现代很多。

这也并非是一场反伊斯兰运动，人们在反对强制头巾律法和威权专制政府。最近网络上有一种说法：如果我是伊斯兰虔信者，我会更愤怒，因为这些人摧毁我们的信仰。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Death to Dictator! Be it Shah or Ayatollah!”（独裁去死！管它是巴列维国王还是宗教领袖阿亚图拉！）。事实上，在1979年革命后，尽管是在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下，人们还是越来越世俗化和现代化。人们看到这个政府的腐败和保守，它越来越不受欢迎，人们在寻找另类的选择，而这也是民众越来越世俗化、离宗教越来越远的原因——他们把宗教视为落后的和压迫性的东西。即便是社会中那些虔信者，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不像这个伊斯兰政权所宣扬的伊斯兰教那么古老和保守，他们在很多方面并不能认同

这个政权所宣扬的东西，尤其是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从属位置等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伊朗民众远远比他们的政府要现代很多。

同时，伊斯兰政权的社会控制能力非常低（感谢神！），伊朗人家里几乎都会装卫星电视，播放那些海外伊朗人制作的与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相悖的节目，我不知道是政府是太腐败了没有能力禁止，还是他们认真思考过觉得不重要不用禁止，总之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家里看那些节目。在我家那里很普遍，我都记不清上一次看官方电视台是什么时候了。

每一代的行动领袖都会被驱逐出境，他们在海外仍然活跃，但是改变不仅仅是来自外部，来自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移民到国外的人，虽然在外面的人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他们将发生在国内的事情传播出去，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我将发生在伊朗的事情真实地反应给你们。但是这次起义的爆发完全是来自国内民众面对压迫的真实反应。



2022年9月22日，美国洛杉矶威尔希尔联邦大楼外的烛光守夜活动，摆放了Mahsa Amini的照片。摄：Bing Guan/Reuters/达志影像

到目前为止，网络没有全部被切断。在一些地方，在特定的时间，家里的路由器是有信号的，但是非常微弱，没办法传图片甚至语音信息，只能打字。

这次传播的较多的关于instagram和whatsapp在伊朗被禁的事情，事实上，大部分通讯工具一直处于被禁的状态，脸书、推特、油管、抖音（tiktok）都被禁了很多年了，大家只能用VPN来使用，唯一没被禁的就是instagram和whatsapp，这两个这几天也进入了被禁的行列。同时，在instagram、whatsapp和脸上，只要是伊朗电话号码注册的账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几天账号都出现了连接问题，即便是在海外的伊朗人，用伊朗号码注册的这几个平台的账号发信息，也非常非常慢。人们上街抗议META在和伊朗政府合作。就像Anonymous说的，扎克伯格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在之前缅甸政变、叙利亚战争期间，他都在和那些地方的政府合作，不过我们无从得知他这次是不是有跟伊朗政府合作。

到目前为止，网络没有全部被切断。在一些地方，在特定的时间，家里的路由器是有信号的，但是非常微弱，没办法传图片甚至语音信息，只能打字。我的家人在伊朗的库尔德地区生活，我每天都在和我的家人和一些朋友（他们有的在德黑兰有的在库尔德地区）联系，刚刚才跟家人通完电话，他们在有信号的时候会跟我讲一些现场的事情，尽管信号很弱。刚刚官方宣布断网，但是断了半小时后，我姐姐就又连上网了。不过我也有不少朋友已经至少三天没有上过线了，联系不到他们。也因为网络的阻断，让在外面的人难以看到抗争的全貌，因为很多地方的照片、视频和报道流不出来。

在伊朗，在精英阶层之中，推特是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对于普通大众，instagram是使用最为广泛的，Tiktok则是在初、高中生和大学低年级的学生间最受欢迎。我妹妹今年22岁，她总是会给我发Tiktok上面的东西，但我对那玩意儿一无所知，我没有注册过tiktok。现在我妹妹正在街上参与抗争。我爸爸也在街上，他已经65岁了。

我感觉这次运动的主体是“Tiktok一代”，也就是年轻人和学生群体。#MahsaAmini 的标签在Tiktok上有1亿4500万次的转发，比伊朗的人口数量要大得多。这个标签之所以在Tiktok上传播如此之广要归功于kpop团体BTSboys在伊朗的粉丝，他们最知道怎么制造话题，是他们让这个标签在Tiktok上火了起来。还有那些游戏玩家，这个群体原本是伊朗最不政治化的群体，但现在那些线上游戏上全部在讨论Mahsa。所以，这场抗争的确不是我这一代人的抗争，我们这代人只是跟随着更年轻的一代。

我感觉这次运动的主体是“Tiktok一代”，也就是年轻人和学生群体。
#MahsaAmini 的标签在Tiktok上有1亿4500万次的转发，比伊朗的人口数量要大得多。这个标签之所以在Tiktok上传播如此之广要归功于kpop团体

BTSboys（防弹少年团）在伊朗的粉丝，他们最知道怎么制造话题，是他们让这个标签在Tiktok上火了起来。

上街的人群都冒着风险，尽管人们通常会蒙上脸，但也并不总是管用，不只是街上有摄像头，警察也会随身携带设备将抗议者的形象拍下来。不过你们可能也关注到了黑客行动主义小组Anonymous这次在伊朗的行动，除了攻击了大量政府网站、中央银行的网站外，他们也宣布袭击了1000多街上的摄像头。他们进行黑客行动之后，还号召大家转发话题标签，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黑客加入，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他们会黑掉更多平台。他们还在城市中搭建热点，在断网期间鼓励人们上传视频到网上。

以前，我也经常感觉到无望。这些新东西，技术、社交网络，我们使用它也同时被它压迫，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比如这次抗争中的黑客。Anonymous创办人之一就是伊朗人，很多伊朗国内的黑客也在和Anonymous合作。目前他们有一个行动我非常期待，他们打算黑掉伊朗政府的官方法医数据中心系统，获得人们死亡的原因，因为目前我们很难获得因抗争而死亡的人数，政府不会公布准确数字的。希望他们可以成功！



2022年9月19日，伊朗德黑兰的街道上，民众为 Mahsa Amini 的死示威。图：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与以往的抗争比，这一次更加暴力，双方都是，甚至政府反而有点示弱了，不是他们不想更暴力，而是相对于以往，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有效地实施暴力了。

与以往的抗争比，这一次更加暴力，双方都是，甚至政府反而有点示弱了，不是他们不想更暴力，而是相对于以往，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有效地实施暴力了，之前可能因为莱西人在纽约的关系，政府可能暂时不希望因为发生血腥镇压而影响他在联合国的发言。现在发言结束了，镇压果然越发严重。

政府的武装势力直接向民众开枪，越来越多的真枪实弹，在不同的城市都有抗议民众被射杀，被射杀的人的名字慢慢地一个又一个在网上被大家整理、公布出来。还有被抓捕的名单也出来了，那些人在自己家、在学校或者在街头的抗争现场被警察带走。大规模的镇压是在预料之中的，它现在正在发生。

周五主麻日，政府发动了政权支持者在全国各地上街示威反对民众抗争，不过很显然，并没有发动起那么多人，没有形成任何声势。但可以被看作一个信号，就是政府要采取行动来镇压了。昨晚（周四晚）在库尔德地区，他们开始使用重型武器了，在这些偏远的、有抵抗政权传统的地方，像库尔德斯坦或卑路支斯坦，镇压往往是比其他地方更暴力的。

和过往相比，政府更弱了，他们腐败、没钱，也逐渐丧失了民心 and 信任。抗争者更加激进，他们使用垃圾桶、使用火、使用石头来反击，从抗议一开始就这样。在这次起义之前我没那么乐观，但是现在我抱有希望，我开始相信我们很快一定可以终结这一切，不是这次就是下次了.....